

我与阿尔巴尼亚文学的情缘

郑恩波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受国家公派,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进修生,赴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三年。从此,阿尔巴尼亚文学便成了我的第一专业、一生挚爱,伴随我度过了大半生。五十二年来,我翻译了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民族独立时期和现代几乎所有著名诗人的主要诗作。可是,由于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我的阿尔巴尼亚文学翻译、研究工作一直未能得心顺手,尽如人意,所以,我的译文,除了很少一部分已经发表变成了社会财富,绝大部分还在我的手稿柜里沉睡着。

近年来,中阿两国关系战胜了天寒地冻的严冬,又迎来了风和日丽、花开似锦的春天。中阿关系在两国富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的努力下,逐渐地得到了修补和恢复,又签订了多项造福于两国人民的协议和合同。特别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后,阿方予以积极的响应,要为巩固和发展传统的中阿友谊而努力。中阿两国文化部门不久前还签订了未来五年的合作、交流协议。在这种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下,承担此项任务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要我翻译一部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选。我觉得,这是出版社对我莫大的信任,因此,我便欣然地答应了他们的情。

我手上的译诗不少,当选哪位诗人的作品呢?我经过再三斟酌,最后决定出这本德里特洛·阿果里诗选《母亲阿尔巴尼亚》。

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坛上引领风骚的巨擘,在文化界、政界和人民群众心中是实力最强、人气最足、威望最高的人物。正如著名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基乔·布卢希所说:“阿果里是二十世纪阿尔巴尼亚最伟大、最阿尔

巴尼亚化的作家。”也如文艺评论家留安·拉玛所说:“阿果里是一个历史人物,对多数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他的名字像新文学之父、著名诗人纳依姆·弗拉舍里以及其他民族复兴时期人物的名字一样,时时都挂在人们的嘴上。”作品是作家、诗人的立身之本。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阿果里为祖国和人民创作了成千上万首诗歌(诗集就有近二十种)、大量的文艺性通讯、报告文学、小说、话剧、寓言、童话、电影、政论、随笔和文艺评论。这些作品的底色都是鲜红鲜红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阿果里色彩斑斓、彪炳千秋的诗作,唱出了诗人对祖国的山山水水、畜群田园、工厂矿山以及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工人兄弟、广大官兵衷心热爱的赤子之情;抒发了对革命先辈、烈士、游击队员无限尊崇与敬仰的心怀;对背叛革命传统的种种丑恶现象和民族败类予以有力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显示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凛凜正气。

阿果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直怀有深挚的友好情谊,他是我们真正的永远的伟大朋友。还是在苏联留学的青年时代,阿果里就与几个留苏的中国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尚不足三十岁的阿果里,就连续写下了赞美《祝福》《革命家族》等中国优秀影片的评论文章和纪念鲁迅的学术论文,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而一九六七年在《人民之友报》上连载的《从松花江到长江》长篇访华通讯,则把他对中国工人、农民群众的热爱和崇敬之情推向了极致。这篇文采斐然的通讯,将作为真正的“阿文友之歌”,在两国交流的史册上闪烁出格外璀璨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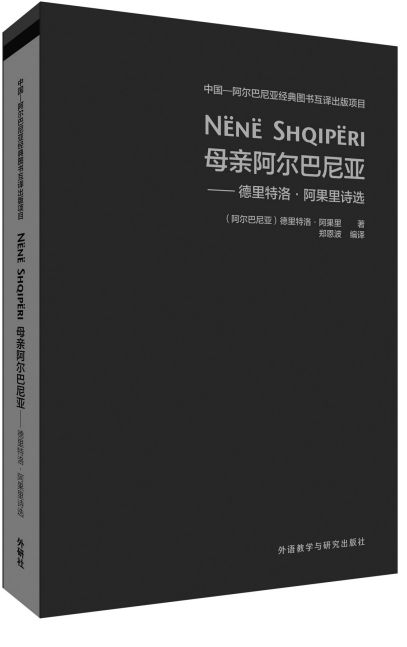
据我所知,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高层人物中对中阿关系、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给予公正的积极评价的开明人士。一九九一年,在劳动党第十次代

表大会上,阿果里作为党中央委员,中肯而尖锐地批评了劳动党中央落后的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对中国开始开放和面向欧洲与世界表示了公正的肯定的态度,为中阿关系说了公道话,显示了一个党员勇于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对此,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后来,在为友人介绍中国当今情况的著作写的序言中,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表达了他对我国和我国人民最友好、最真诚的感情。

这种友好的情谊,也体现在我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中。

我是五十二年前在地拉那大学读书时,在挚友泽瓦希尔·斯巴修的引见下与阿果里相识的。那时他才三十三岁,风流倜傥,是《人民之声报》的著名记者,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很有文气和艺术感染力的通讯、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我赏读他的作品,就像原来赏读苏联著名作家、大记者波列伏依的文章那样用心、痴迷。他的那些优美清朗、厚实明丽的作品,对我后来读到《人民日报》所从事的长达十年的新闻工作,产生过很大影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斯巴修的帮助下,我翻译了阿果里的荣获共和国一等奖的著名抒情长诗《德沃利·德沃利》。在翻译过程中,我与他的友谊加深了。后来,我还翻译了他的另外两首长诗《父辈》《共产党人》和一些短诗,于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周年前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阿果里诗选》为书名出版了。此书的出版,不论是对我,还是对阿果里,都是一件大喜事,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此登上了一个重要的新台阶。

一九九〇年夏天,中阿关系由冷变暖,我受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特别邀请,再次踏上“山鹰之国”这片神圣土地的时候,立刻又沉浸在以阿果里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文友们友谊的海洋中。他不仅受对外文委之托,派阿·采尔加、



纳·约尔加奇、穆·扎吉乌三位作家整天陪伴我,使我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而且还在他的办公室专门接见了,与我促膝交谈一个上午,未了还把摆在办公桌上的足足有两公斤重的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之父纳依姆·弗拉舍里的半身铜像赠给了我。

几年前,我有幸又去阿尔巴尼亚工作了两次,与阿果里的交往更加密切起来。他把这些年来出版的二十多种书全都赠给了我,而且在书上签名时还亲切地称我“弟弟”;我赠给他书时,也骄傲地称他“哥哥”,我们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异国兄弟。八年前,我翻译、出版了他那部著名的蜚声欧美文坛的长篇幽默讽刺小说《屠同志哀丧记》,此书在我国小说家中间引起了热议。现在,这部三百多页的阿果里诗选《母亲阿尔巴尼亚》也即将付梓。不久,由我翻译的阿果里的长篇小说《藏炮的人》,也将与我国读者见面……我半个世纪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

呵!差点儿忘了,阿果里这个名字对我国广大读者和观众来说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家喻户晓,演遍我国城乡,以巨大的艺术魅力感动过我们、教育过我们的阿尔巴尼亚影片《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正是改编自这位多面

手作家的小说。

意义是“忍耐、忍受”。我理解为被动承受。心上加了“刀”,怎由人不忍? 这个字用于名称前缀,意蕴深,分量很重。它不是名称、响亮、看来一时称雄的代名词,它拖曳着时间。我还感觉到,忍的里边有“沉郁”的意味,可“沉郁”又有别于“郁结”,忍时、沉郁时头脑是清醒的,是作思想漫游的。一时之意念,完全可以经自我调适,达到抒解。因为忍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理想,壮美前程。

忍冬是做到了的。它忍的冬里面,含巨量“兴奋剂”,它看得到自己的前途。严冬算什么? 暂且忍一下,借此储备更多的锐气! 它表面上是“忍”和“守”,实际为了更大幅的“挣开”和“进”! 这就让我们联想到社会了,古往今来,由逆境走向成功的志士奇人有多少? 人生“草长莺飞二月天”的好日子毕竟不多,“不如意事常八九”反而多了一些。做大事不可能一蹴而就,经受多种磨砺是必然的,“穷且益坚”,像忍冬一样不放弃希望才好。既然草木尚且抛洒英雄气,冬日里依然绽放光彩和明媚,那这面镜子就明示昭昭了: 青年——尤其儿童,不光学耐寒的忍,更要学它在冬天里长芽的

凭海临风

发现，还是发现——写在姚正安散文集《回不去的过去》出版之际

红 孩

最近一段时间,接连看了几篇描写乡村的文章。一篇是何建明写她乡下母亲的。何建明何许人?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苏州人。她母亲今年八十六岁,一直住在乡下,别着八十多岁的人,还能骑电动车在乡村公路上穿行。看着何建明写随母亲回老宅祭奠父亲的文字,让人潸然泪下。还有一篇,是陕西西安一个叫史鹏创的作家,他写了散文《出村庄记》,记录了许多山村里的往事,读后挺让人回味的。当然,在这之前我还看过许多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包括梁鸿的梁庄系列。

我们这一代作家,大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即使不是出生在农村,也多少有在农村的经历。特别是我比大上一二十岁的作家,他们起码有在农村插队的经历。因此,我常常说,中国的作家,基本是乡土作家。这些作家,即使进入城市,也是离土不离乡。我认识相当多的作家,他们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可他们写作的题材还是乡村。我以为,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恰恰是中国这个农业国的真实写照。

几年前,几家报社的副刊主任一起聚会,有人提出他们报社几乎很少发写乡村题材的稿子,道理很简单,重复的太多,没有新意。我虽然深有同感,但我并不完全支持这种做法。我觉得再熟悉的题材也可以有新的发现,我们评价一个作家,不在于他题材的新颖,而在于他对题材的发现和提炼。如果我们都认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作品写到了尽头,那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乡土题材,甚至是失去整个中国乡土文学。在这里,我们不必就乡土是否等同于乡村去仔细的纠缠,我们姑且把乡土视同于乡村。

进入新世纪,随着城镇化的进程逐渐加速,许多的乡村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即使是户口在农村的青年人,也因他们在城市里打工而成为新兴的城市人,不管身份能否被认同被接纳,事实上就是如此。当下,虽然有一些文艺作品已经涉及这类题材,但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所谓的像柳青写《创业史》那样的具有时代意义上的大作品。

对于中国的城镇化,我们现在的评价还不能成为定论。它需要时间的沉淀。也许几十年,也许上百年。这就如同我们写红军长征,写抗日战争,写抗美援朝,比之苏联文学,我们还远没有达到人前的高度。对于“文革”,对于“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学作品写的应该说够淋漓尽致了的。可对于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我们还没有有史诗性的作品,或许是时间离我们太近,太近的事物往往缺乏深刻的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接到江苏高邮市散文家姚正安给我送来的书籍《回不去的过去》,在阅读时更加引起我的思索。姚正安是高邮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后通过考学考入扬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当过中学语文老师,后进入市委机关工作,官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业余时间,他不断坚持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顾小说、报告文学和文艺随笔。在中国的城市级官员中,像姚正安这样的一边从政一边从文的人很多,但能做到知足常乐、游刃有余的并不是很多。相反,有很多人常在二者间徘徊徘徊。

与姚正安相识十多年,他的散文集、报告文学出了好几本,他也有多篇散文发表在我主编的报纸

副刊上。我对姚正安的散文印象是文笔娴熟,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题材以自身的经历和身边的见闻为主,其文章写得圆熟,中规中矩,与他的经历、身份十分的吻合。二〇一四年五月,他的散文在获得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后,我们曾经长谈过。我的建议是,在他退休后,可以到各地走走,把写作的视野再开阔些,思想再解放些,这样或许能使他的散文创作有大的变化,也可称作质的飞跃吧。

我这样说,并不排除其对熟悉的生活的写作。我过去曾说,文学的魅力在于去发现,发现生活中有色彩的东西,这色彩当然是文学的,是关于生命的,关于哲学的,关于美学的。我们生活在信息社会里,每天要面对各种不同的信息,我们写作者同普通人比较起来,不在于你知道信息的多少,而在于你在各种信息中去提炼出我们要表达的东西。我们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我们更是生活的发现者、思考者和引领者。

从《回不去的过去》诸多篇什中,我明显地感到,姚正安的创作视野正在开拓,其对生活的思考也在深入,我想,这大概是他对生活的不断发现再发现的结果吧。回到开头我说的话,像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在我们的创作上难免会不断地记忆过去、回味过去,可不管怎样抒写,我们终究是回不到过去了。正如姚正安出于好心给他年迈的父母买煤气罐,可老人还是愿意用柴锅做饭。现代化的紧张生活,或许倒容易让我们想放下脚步去回忆过去,不论苦涩还是甜蜜,你都不能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只有用现代意识去发现审视我们过去的生 活,我们的创作才会有新意,才会为读者喜爱和接受。那种死抱着过去,重复记录生活的作品,必然被社会所淘汰。因此,我要对姚正安说,也对我自己说,我们必须学会发现,只有反复的发现,你才会真正写出读者所期待的作品。在此,我愿与姚正安

书海拾贝

有一种半常绿灌木,向来以观赏果实为佳,名曰“忍冬”。其样貌先行一叙:主干表皮灰褐色,纵裂;小枝色灰白或黄褐,中空;叶如椿,卵状披针形,全缘,背面沿脉络有毛;花成对,并生于叶腋,先白后黄,有香气;果实红色、浆质,含扁小籽粒,过了冬天变黑,常用中药,“银翘解毒丸”主材料之一。经酷寒叶落,叶腋却萌新芽,新芽可以越冬。又名鹭鸶藤、鸳鸯藤,故而又简称“双花”。同属多具观赏性,北方常见的有北京忍冬、华北忍冬、金花忍冬等品种,市区公园、住宅小区及道路周边颇于种植。

钟情于它,因它起到经年绿化美化作用,尤其浆果,在众多观赏木当中,风神独具,红润、鲜亮。刚才未曾详讲,现在细说。



“安康北到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五分钟。”这漫长枯燥的大巴之旅终于要结束了,还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就能到家了。从西安到安康的这条高速公路,自己开车不知走了多少回,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急切地想回家。.

下车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回到座位上等待发车。突然想起,因为毕业聚会后的仓促,我把运动鞋落在宾馆里了。怎么办啊?“嗨,不就一双鞋吗,丢就丢了,回去再买一双新的。”我心里对自己这么说。可是,却突然有点揪心的疼。这不是一双普通的鞋。这双鞋见证了我最难的减肥历程,见证了我走出生命阴霾的心灵挣扎,甚至可以说见证了我的重生。我不能失去它。我的室友还没离开,我让我用快递给我寄过来吧。于是,我迅速拿起手机编辑好短信,可是又迟迟按不下发送键。“一双旧鞋,而且还有了破损,我这么做别人会不会笑话我啊!”车发动了,焦急的我竟然有了到站后立即买票返回西安的冲动,我要自己去把它拿回来! 我的鼻子酸了,忽然觉得,我失去了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

一年前,我离开了打拼十二年的北京回到了家乡安康。由于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缺乏锻炼,我的体重达到了两百零九斤。过胖的身体不仅让我在面前失去了自信,更重要的是身体越来越差,每晚无论吃多少饭,都会因为腹腔压力过大而导致胃酸上涌,进而灼烧我脆弱的食道,疼痛让我无法平躺,只好靠在床上,等

心香一瓣

待过度的疲劳来临才能睡着。每当我坐着醒来,我都觉得好像睡了几十年。于是问自己,你还记得高中时候,你自己什么样子吗? 那个当着体育委员的你,每天上操时在前面指挥的你,那个在运动会上百米短跑第一名的你,那个在人前充满自信的阳光男孩,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永远忘不了! 可是,你瞧现在镜子中的你:那硕大的肚子,那双大象腿,那滚圆的胳膊,那张和盆一样的圆脸,还有你在外人面前那种没来由的自

卑,你那时越来越封闭的内心世界,早已不是那个曾经阳光男孩了。我还能回去吗? 我真的好想回去。

就这样,为了找回阳光的自己,我发誓要减肥了,并迅速确定了减肥方法:走路和节食。通过海淘网,买了一双自己叫不上名字的跑鞋,并漂洋过海从美国寄了过来:绿色的底子,白色的网面,好青春的样子,穿上后每走一步都有跳跃的感觉,我好喜欢,从穿上它的那天起,我开始了锻炼减肥之路。

锻炼的路线,很自然地选择了我们这里的天然氧吧——香溪洞。在到达上山的人行步道前,有一段六百多米的陡坡,坡度几乎有六十度。第一天母亲跟我说,

以后我们每天的锻炼就从爬这个坡开始。我心里还不屑,一个坡而已,有什么呀,可当我走出五十米,就开始出汗了,心跳快得好像耳朵都能听见它跳动的节奏,小腿正面传递来的那种酸痛感,让我心生畏惧,好想放弃。可是,我脚上的鞋在夜色里一闪一闪,仿佛在提醒我,你不能轻言放弃! 我咬咬牙,对我的鞋说,好,咱们一起拼了。一步一步,我艰难地走到坡顶,衣服已经湿透,急促的呼吸让胸口都疼了。接下来,经过一段两公里左右的平

鞋的友情

田 田

路,来到香溪洞正式上山的地方,左边是车路,右边是那段紧邻山谷修葺的优美的人行步道。为了加快速度,我选择了陡峭的车路。不记得这第一次的上山之路走了多久,只记得我终于上到了山顶,虽然浑身累散了架一样,但心里的自豪感却非常强烈。我抬头贪婪地享受那宁静的夜空,心里对脚上的鞋温情脉脉地说:兄弟,多谢你了。

刚开始的几天是煎熬的,小腿正面疼痛难忍,必须借助膏药来缓解。每天到了晚上八点,我都要纠结是否还去锻炼。腿这么疼,还能坚持吗? 如果去了它岂不是就好不了了? 算了,今天就歇着吧。不行,你不想回到过去的样子了吧? 每当心



赛里木湖的波光

李培禹

赛里木湖的波光
在哈萨克小伙的心中荡漾
他们世代弹着冬不拉
湖水便像圣泉一样清凉

赛里木湖的波光
让维吾尔古丽的发辫儿飞扬
她们跳起迷人的舞蹈
湖畔就弥漫着沙枣花儿的芬芳

赛里木湖的波光
把锡伯族猎手的眼睛擦亮

他们封存了骑射的弓箭
家乡更有了满坡满岭的牛羊

赛里木湖的波光啊
笼罩着二十九个民族的篷帐
他们和睦敬撒地劳作与歌唱
在北疆一个叫霍城的地方

今天,赛里木湖美丽的波光
让我这个远方诗人的心儿滚烫
她一定接纳了我笨拙的诗句
不信你看,湖水正涌起一层层波浪